

教育与幸福

■文 / 孟建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随着关于素质教育讨论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同以人为本观念的紧密结合，教育学中的一些最根本性的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并逐渐变成热点问题。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教育与幸福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这个问题以往为何被忽视？什么是幸福教育？它是否可能而且必要？教育对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幸福对教育又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健全的教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教育与幸福的分离

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的理

解，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有什么样的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论。从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在教育与幸福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大关联。然而，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来理解教育，我们不仅能看到教育与幸福之间的深刻关联，而且自然会想到一种非常美好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关于幸福教育的理念。

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为何一直被忽视，这显然同当代流行的并占有强势地位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密切相关。

实证主义教育观是一种建立在实证主义科学观基础上的教育观。实证

主义科学观对科学做了实证主义的理解。它将科学的内容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知识，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将科学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方法，即经验验证的方法；将科学的精神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精神，即用实证性来保证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确定性。因此，它所关注的只是科学的形而下的实证和逻辑的层面，而忽视了科学的形而上的文化和精神的层面。于是，当实证主义者在竭力“排拒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抹杀了科学的人文本性、科学中的人性及科学与幸福之间的关联。

同理，实证主义教育观对教育也做了实证主义的理解。它将教育的内容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知识，当然，在这里知识的范畴已经扩大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将教育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方法，主要锁定在知识的辩护和证明范围，而不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范围；将教育的精神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精神，即通过实证知识的积累和实证方法的训练，使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因此，它所关注的只是教育的形而下的实证和逻辑的层面，而大大忽视了教育的形而上的文化和精神的层面。于是，当教育越来越变成单纯实证性的知识教



育和应试教育的同时，教育也就越来越失去其人文本性，失去其人性与幸福之间的关联。

功利主义教育观是一种建立在功利主义科学观基础上的教育观。功利主义科学观对科学做了功利主义的理解。它将科学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看作一种“达到基于‘非科学’理由选择的目的地的手段”。这种科学观同实证主义科学观密切相关，因为实证一词本身就带有真实、有用、肯定和精确的含义。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实证主义那里，获得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而在功利主义那里，获得知识则变成了手段。因此，功利主义科学观本质上是一种科学价值观，而且是一种颇为片面的科学价值观：它只关注科学的形而下的功利和工具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形而上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后果是，不仅可能导致科学仅仅变为一种工具，而且最终可能导致从事科学的人也仅仅变为一种工具。于是，当功利主义者一味外在地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进一步抹杀了科学的人文本性、科学中的人性及科学与幸福之间的关联。

同理，功利主义教育观对教育也做了功利主义的理解。同实证主义教育观一样，功利主义教育观也将教育简单地归结为实证的知识教育。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知识的真理性，后者则强调的是知识的工具性，其目的是通过有用的知识教育培养有用的人。因此，功利主义教育观本质上是一种教育价值观，而且是一种颇为片面的教育价值观：它只关注教育的形而下的功利和工具价值，而大大忽视了教育的形而上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后果是，不仅可能

导致知识仅仅变为一种工具，而且最终可能导致受教育者也仅仅变为一种工具。于是，当教育越来越变成单纯功利性的知识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同时，教育也就进一步失去其人文本性，失去其人性与幸福之间的关联。

由此可见，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观在本质上都是以知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他们的聚焦点是实证的或功利的知识，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关于人的幸福问题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当中。这就是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为何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根源。

然而，如果真正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来理解教育，那么，教育观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向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转变。在新的教育观的视野中，教育的中心应当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应当是僵硬刻板的知识；人不仅需要获得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具有完整而丰满的人性。只有这样，才会有无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活力，因而才能真正有效地掌握知识；人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教育不仅要他们将他们训练成有用之人，更重要的是，要将他们培育成幸福之人。只有这样，才会充分发挥其无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活力，因而才能真正自觉而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这样一来，关于教育与人性、教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重新进入了教育学的视野，而且还将成为教育学中最核心、最深刻并最具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因为“完整而丰满的人性”说到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幸福则是人的最终极的价值。由此可见，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看，教育与

人性、教育与幸福之间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都应当是人性教育和幸福教育，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幸福教育，因为人性教育本身也应当是一种幸福教育，其过程和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幸福。任何教育如果其过程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或者其结果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那么，这种教育显然是有问题的，是颇值得反思的。受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观支配的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最令人质疑的地方就在于：其一，由于其教育过程同人性和生命严重脱节，远离了教育的人文本性，因而难以真正给人带来幸福；其二，由于其教育结果不仅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发展，而且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所以最终又难以真正给人带来幸福。

因此，关于教育与幸福关系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幸福教育理念的提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站在人的最终极的价值这个高度，呼唤教育观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其目的是不仅使其教育过程让人最大限度地获得幸福，而且使其教育结果也让人最大限度地获得幸福。

二、教育对幸福的意义

关于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如果对幸福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例如，做享乐主义的理解，即将幸福仅仅理解为转瞬即逝的快乐，那么，的确很难理解教育与幸福之间有多深的关联，因为教育不可能像娱乐和游戏那样时时刻刻给人带来快乐的体验。然而，如果对幸福作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显然在教

育与幸福之间的深刻关联便不言而喻了。

究竟什么是幸福？所谓幸福，简单说来，可以理解为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满足。在这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是客观的，而“满足”感即幸福感则是主观的。幸福就是客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进步和主观的满足感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没有客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进步，幸福自然无从谈起；反之，没有主观的满足感，即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或进步，也谈不上真正获得了幸福。对幸福的这一界定不仅高度概括和综合了实现论和快乐论两种观点，而且大大拓宽并加深了对幸福的理解。因为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全方位的，当然包括“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而“满足”感或幸福感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快乐。然而，这里所说的“快乐”，不是短暂的而是长久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

从最美好和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幸福实际上是和自由与解放同等程度并密切相关的概念，甚至比自由与解放更具有终极意义。所谓自由和解放，说到底就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自由和解放，这同以上所说的幸福的含义非常接近。其实，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自由和解放本身仍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满足即幸福。因此，我们说，幸福是人的最终极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最美好和最深刻的意义上来理解幸福，我们不难看到，不仅在教育与幸福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而且所有的教育在本质上都应当是幸福教育。

什么是幸福教育？所谓幸福教育，就是一种将幸福视为最核心和最终极的价值理念的教育。幸福教育是一种目的论：不仅要让人们在教育过程中获得幸福，而且更要让人们终生充满幸福。幸福教育又是一种方法论：将本体论与幸福论同认识论与技术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生命本体的幸

福置于优先地位，从而让人们真正从灵魂深处来感受和获得教育。例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试图通过哲学的幸福教育，让普通人充分意识到：

“你幸福的秘密就掌握在你手中。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什么能让你不幸福。”因此，幸福教育就是这样一种目的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即让人们最大限度地既在教育中真切感受幸福，又在幸福中切实获得教育。在那里，教育是人的幸福的源泉和保障，而人的幸福则是教育的目的和动力。教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和重要，以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即幸福。

当然，迄今为止，幸福教育还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它是否可能而且必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教育对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反之，幸福对教育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教育对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教育的目的论和价值论的问题。在幸福教育的视野中，教育对人的幸福有着多重意义。

首先，教育将为人的物质生活的幸福奠定必要的基础。

我们谈论“人”，不应当是任意想象的抽象的人，而应当是“现实的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他们“第一个历史活动”。因此，谈论“人的幸福”，也不应当是空洞而抽象的，首先应当是人通过“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物质生活上所获得的幸福。教育同物质生活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几乎众所周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技术和技能，而知识、技术和技能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依靠教育。这也正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育观之所以在当代能



够流行并处于强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在幸福教育的视野中，教育不仅关注知识、技术和技能，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人的谋生、就业和功利，更关注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不仅关注将幸福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更关注将幸福的理念贯穿于劳动的全过程，其目的是使“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成为“真正自由的劳动”，成为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

其次，教育将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幸福打开广阔的空间。

人既有物质生活层面的需求，又有精神生活层面的需求，于是，人既要从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又要从事生产精神生活本身的活动。与这两个层面的需求相呼应，人的幸福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生活的幸福；二是精神生活的幸福。相对于物质生活的幸福来说，精神生活的幸福则属于更高层次的幸福。当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化和升华。

怀特海对“教育的目的”做了这样的阐述，他说：“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在这里，已经涉及教育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意义。教育对于人的幸福的意义是全方位的。如果说，教育对于人的物质

生活层面的幸福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育对于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幸福的意义则更大并更加难以估量。这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观所难以看到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对精神生活层面幸福的意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教育在培养一批又一批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善和优化从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方式和管理水平，使物质生产劳动越来越依靠知识和文化，越来越注重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越来越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实现的理想，于是，物质生产劳动将越来越趋向于人性化和人文化，从而让越来越多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精神生活的幸福。

其二，教育在造就一批又一批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的同时，不仅不断改善和优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也在不断改善和优化整个人类的历史活动，使其越来越依靠知识和文化，越来越注重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越来越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使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精神和文化领域的生产，从而让他们在不断推进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精神生活的幸福。

最后，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体验幸福的过程，并使人在体验幸福的过程中领悟幸福的真谛。

教育对人的幸福的意义，不仅在于未来，更重要的是在于现在；不仅要给人奠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使人在教育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幸福的体验。从这个意

义上说，教育在本质上不仅要展现人类生活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要展现人类理想的生活，让人们在这种理想的生活中学会如何追求幸福，如何感受幸福和如何幸福地生活。

这种理想的生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很强的理想性。教育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生活。它需要高于现实，引领社会，着眼未来，为未来社会造就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新人，因此，自然要体现很强的理想性，让未来生活的理想首先体现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之中。这种理想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人获得全面发展、自由、解放和幸福。二是浓厚的文化性。教育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它将包括科学生活、道德生活、艺术生活等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生活融为一体，让人置身于浓厚的文化熏陶之中，从而用完整的文化哺育、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使人从文化生活中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三是崇高的精神性。教育生活本身又是一种精神生活。它让人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在不断发现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发现内在的精神世界；在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从而在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从心灵深处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

总之，教育不仅给人以高品位的理想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给人以高品位的幸福及其体验。这种幸福及其体验对于整个人生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一生能否获得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教育生活能否获得幸福；而人的一生所获得幸福的高度和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教育生活所获得幸福的高度和深度。

这正是幸福教育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三、幸福对教育的意义

幸福对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在幸福教育的视野中，关注人的幸福对教育同样有着多重意义。

首先，关注人的幸福必然要关注人性和生命，从而有助于促使教育更加人性化，并使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成为可能。

当今的教育之所以存在着一种同活生生的人性和生命相脱节的过分形式化和外在化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把握开启“生命之门”最关键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关注人的幸福。这不仅是一种同本体论相结合的方法论，而且也是所有方法论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方法论。因为人的幸福不仅是生命本体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值，而且也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一切创造性活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动力。可以说，人性和生命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和向上的力量，都同人的幸福有着密切的关联。

幸福教育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将以关注人的幸福作为教育的切入点，或者说，用关注人的幸福这把“钥匙”开启“生命之门”，从而使教育贴近人性，切入生命，将教育的过程真正变成培养人的过程：不仅培养人的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完整而丰满的人性，特别是通过挖掘和激发人的兴趣、理想、激情、直觉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等在人性和生命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和向上的力量来培养完整而丰满的人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教育也就是以幸福为导向的人性教育。它试

图通过关注人的幸福，将外在知识的教育同内在人性的培养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通过对幸福的关注推进教育的人性化，又以人性化的教育给人以幸福。

更进一步说，幸福教育不仅是一种以幸福为导向的人性教育，更是一种以幸福为导向的生命教育。它对人的幸福的关注并不是浅层的，而是深刻的，直达生命最深处。它要通过对人的至深幸福的关注，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身心二分的教育观念，将智力教育同心灵教育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人们不仅用头脑来接受教育，更是用心灵来感悟教育，从而通过对人的至深幸福的关注，使教育直达人的心灵世界，又以直达心灵世界的教育给人以至深幸福。

其次，关注人的幸福必然要关注文化及其精神，从而有助于提升教育的精神高度，并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成为可能。

人性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等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人所创造的，都充满着人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文化是人性的一面镜子。每一种文化都反映并代表着人性的一个维度。正是完整而丰满的人性孕育着人类完整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也正是人性中各个维度之间浑然一体的有机联系决定着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因此，人性教育与文化教育也是密切相关的。以幸福为导向的人性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以幸福为导向的文化教育来实现，那就是，以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培育和塑造完整而丰满的人性，以全面繁荣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而富有创造力的人。

可见，幸福教育必然要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这不仅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反映并代表着人性的一个维度，更是因为每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因此，健全的文化教育过程，不仅是不断培育完整而丰满的人性的过程，更是不断开拓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幸福空间，从而导向自由、解放和幸福的过程。

不仅人性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人的生命与文化精神也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所说的生命，显然不是形



而下的，而是形而上的，实质上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包括科学精神、道德精神、艺术精神等在内的每一种文化精神，并非是凭空产生或存在的，说到底都是人的生命理想的表达，特别是一代又一代伟大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创造者的生命理想的表达。正是他们的生命理想孕育着人类不断发展的各种文化的精神，也正是各种生命理想的内在联系决定着人类各种文化精神之间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因此，生命教育与文化精神教育也是密切相关的。以幸福为导向的生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以幸福为导向的文化精神教育来实现，那就是，以丰富的文化精神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以崇高的文化精神提升人的生命理想的高度和幸福的高度。

可见，幸福教育将不仅通过宽阔的文化教育以不断开拓人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幸福空间，而且还将通过崇高的精神教育以不断提升人的生命理想的高度和幸福的高度，从而从根本上纠正教育同活生生的人性和生命相脱节的过分形式化和外在化的倾向，让人们在发现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发现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攀登知识世界的高峰的同时，也在攀登心灵世界的高峰。

最后，关注人的幸福必然要关注创造和创新，从而有助于促使教育更加富有灵性，并使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教育成为可能。

人的幸福既同人性和生命密切相关，又同文化和精神密切相关，更同创造和创新密切相关。事实上，幸福并不仅仅在于能够享受人类已有的

财富，从而安逸地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够为人类创造新的成果，从而奉献于社会。创造和创新属于自我实现的范畴，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因而满足这种需要也是最高层次的幸福。创造和创新对人的幸福有着极为深远而深刻的意义。其一，使人超越自我，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和事业中去，从而“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其二，将创造者的价值、创造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三者融为一体，从而“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其三，经历最美好的生命体验，包括爱因斯坦所说的，“奥秘的经验”并从中感受到“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最微妙的、最高尚的乐趣”，即“对艺术创造和思维的逻辑秩序的美的乐趣”；有所发现和有所创造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壮丽的感觉”和“狂喜的惊奇”；等等。可见，创造者在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自身创造着最美好和最高境界上的生命意义和幸福人生。

因此，幸福教育必然不仅要呼唤人性和生命教育，还要呼唤文化和精神教育，更要呼唤创造和创新教育。当然，这三者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人性和生命教育，还是文化和精神教育，其目的也是使人更具创造和创新能力、素质和精神；而创造和创新的主题又为人性和生命教育与文化和精神教育，注入极其深刻的内涵，并使其得到深化和升华。幸福教育的指向就

是，要将这三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建立在幸福论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通过人性和生命教育，以塑造创造者应有的健全人格和心灵世界；通过文化和精神教育，以培育创造者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通过这两种教育的交汇，进而激发创造者应有的理想、兴趣、激情，以及直觉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从而激励人们用生命去创造和创新，并从创造和创新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幸福。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指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他赞成对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这个留下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和谐发展，以及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幸福。这正是幸福教育最深刻的意蕴和内涵所在！

总之，科学观、人文观和教育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不仅同狭隘的科学观与狭隘的人文观密切相关，而且同狭隘的教育观密切相关。因此，要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不仅需要从根本上克服并超越狭隘的科学观与狭隘的人文观，而且需要从根本上克服并超越狭隘的教育观，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完整而健全的教育中成长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人。**科技**